

搬进新房好欢喜

◆ 刘美婷

庆祝搬家的礼花在天空中闪烁着光芒。我搬新家了,真是开心啊! 在我的第十九层的一室一厅新房里,我巡视着卧室、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,左看右看都看不够,从十九层的窗子望出去,好高啊,我的新家就像空中楼阁,我成了空中楼阁中一只快乐的鸟!

我是上海第一批保障房受益人群中的一员。我原来住在杨浦区平凉路上一幢石库门房子里,老房子年代久远了,破旧不堪。而且室内光线昏暗,成年累月见不到太阳,进屋就要开灯。地板非常潮湿,墙上有时还会滴水,到了黄梅天,日子真难过啊。多少年来,我天天就盼着动迁。

2009年初,幸运之神降临到我们1751弄的居民身上。春节前,大桥街道股书记召集我们居民代表开座谈会,宣布这里要动迁了。会上,股书记详细解答了大家提出的有关动迁政策的各种问题。居民们奔走相告,高兴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

春节后的一天,我看到动迁的横幅挂在了我们房子的西边墙上,标语写的是——“老邻居新生活”。这说明,动迁正式启动了。这标语说得好多好啊,新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了!

那天我特激动,穿梭于左邻右舍,告诉每一家邻居朋友,“真的动迁了”!我首先跑到38号我要好的邻居夏英家。我说:“要动迁了,横幅都挂出来了!”夏英也激动地跳了起来,喊着:“动迁了,有新房子住了!”

我又奔到楼上亭子间陈医生家,向她报喜。陈医生竟高兴得哭了起来,连声说“好,好,好……”,一口气也不知说了多少个“好”!我的脚下生风似的,一连跑了好几家,由于太激动,大冷的天,我忘了穿外套就出门“叫喊”,结果感冒发起了寒战。虽然又是吃药又是打针,但我的心里像灌了蜜一般甜。

动迁谈判很顺利,邻居们基本都满意,大家高高兴兴签了动迁合同。新房在造时,我们要在外租房2年多,政府还给“过渡费”。一房一厅每月1500元,二房一厅2000元,三房一厅2500元。我真是太开心了,因为我可以暂住到女儿家,2年的过渡费省下来,新房的装修费用就基本解决了。

现在,我的邻居朋友们都已搬进了新房,老邻居一起开始了新生活。那段时间,三天两头就有人家“搬家”,个个脸上都是笑嘻嘻的。

搬进了新房子,发现开心的事还有许多。政府为我们特地建造了一幢独立的菜市场。今年3月18日菜市场正式开业,礼花齐放,鞭炮齐鸣,菜场的摊主们也纷纷为自己的生意兴隆讨个好彩头。那天我进菜场买了一条河鱼,又买了一块豆腐和一些青菜。摊主们都十分热情,因为从此我就是他们的老主顾了。我也很高兴,对他们说:“祝你们生意兴隆!”摊主们连说“谢谢”。

现在,我们每天出门进门都乘上了电梯,再不用走狭窄的楼梯了。这两幢二十八层和一幢三十六层的高楼耸立在河间路上,好高大好漂亮啊。有时,我会很自豪地告诉来看我的朋友:“看,这就是我的高楼新房子!”

我们小区名叫“水月坊”,多么诗情画意的名字!“水月坊”名副其实,里面有一个美丽的大花园,其中有老人健身房,各种健身设施齐全;还有专为小朋友建造的游乐场。每天,老年朋友带着孙辈们来这里游玩,年轻的朋友们则一家三口到花园来捉迷藏、跳绳、打羽毛球,其乐融融。老人们还喜欢坐在长凳上晒太阳,聊家常,谈天说地。

小区的物业各项管理都很到位,门卫24小时值班。小区的居委会也成立了,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的姑娘,她们每天为我们居民办好事做实事,按期派专职医生给老年朋友量血压,定期访问居民家庭,免费为90岁老人上门理发……居民们也成立了志愿者服务处,每天有志愿者到各个楼面和花园里检查卫生,如发现有不文明的行为就及时劝阻指导。我也报名参加了志愿者的队伍。居委会给我分配的任务是:负责老人的读书读报和居民的歌咏活动。

因为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么。我喜欢唱歌,我参加了街道声乐班和公园唱歌队。我的心中充满对政府的感恩,每天,我都用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,用歌声唱出我对新生活的欢乐和幸福……



送来“武大郎衣”

时下,网购热气腾腾,消费者似乎在跑步入网。而没想到,我初次网购就碰了一鼻子灰。

那天,我和太太在两家不同的商铺先后各买了一件T恤,考虑到自己人高马大的,所以尺寸都按照上限下单。通过网银付了款,次日商铺通过快递如约将衣服送到寓所。接下快递时,我十分享受,心想这时代发展得还真不错,不用出门,喝着茶孵着空调,翻翻网页,敲敲键盘,人家就给送上门了,多爽!

可打开包裹一看,我们立刻泄气了。那件T恤拎在手里,就发现尺寸不对劲。不但长得过分,而且肥得夸张。穿上身对着镜子一照,就跟武大郎一般。谨慎起见,我们把T恤平平整整地摊铺在桌面,拿出尺子丈量,衣长居然超出我订单的上限10厘米,胸围超出7厘米。

显然是发错货了,于是连忙上网要求商铺换货。谁知对方说,他们是按照要求发货的;再说,哪有尺寸那么准确的。总之,拒绝换货。我们告诉他,第一,你的商品不符合订单要求。第二,如果能够将就,我们就不会麻烦你,现在实在是尺寸大得无法将就。第三,从尺寸看,送到的商品,大多数国人都无法消受。

T恤没多少钱,问题是人总得讲道理,不可以翻脸不认账。假使我认了你的不讲理,这T恤一不能自己穿,二不能送人穿;要不浪费资源扔进垃圾箱,要不挂在衣柜里流芳百世。总之,心里不舒服。

我把上述想法告诉了他,为了息事宁人,同时兼顾他做生意不易,主动提出承担寄回T恤的运费。不料对方根本没有符合尺寸的T恤,所以不同意换货,只接受退货,但坚持由我们承担来回全部运费,毫无商量余地。交涉良久,问题无法解决,我们只得把问题提交给了网络平台。对方依然固执己见,最后网络平台强力出手,以强制方式为我们主持了公道。

难道是脚错了

老实说,这件T恤仅仅就是尺寸过于夸张了。收到的另一件衣服,就更糟糕了。首先布料极薄,软不拉叽的毫无新衣的样子。而且,一眼看去,颇多瑕疵。

本来,我想把这件衣服扔了了事,因为交涉起来太过麻烦。但太太不同意,坚持换货或退货。先前网络平台的公正态度,已经为她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底气。

谁知,这次她错了。对方说,他们的货都是一个样,我们反映的问题根本不存在,而且拒绝我们把货寄回给他们查验。毫无商量的余地,甚至毫无对话的余地。太太无奈,而且也不好意思再去麻烦网络平台,于是只能自认倒霉。但是她傻傻地告诉对方:

1961年9月新学期开学不久,红星中学(已改名清华中学)高三(3)班中,担任宣传委员的我和语文课代表沈永年两同学,商议着编纂一本名曰《苗圃》的油印刊物,以提高同学们学习语文的兴趣。班长秦元弟很支持我们的想法,说由他来发动同学投稿,由我们负责遴选和编辑,没想到征稿没几天,就收到同学投稿二十多篇。

为了出版《苗圃》,我们学着用仿宋体刻蜡纸,没有油印机,我们用棉花团蘸着油墨印,秦班长一直陪伴着我俩,还不时帮忙裁纸印刷。那时正值三年国家困难时期,文具店只有标语纸供应,标语纸虽然颜色红红绿绿的,但价格便宜只卖3分钱一张,我们就采用了它。12张蜡纸刻印花费了我们整整7个晚上。等到我们好不容易将50本《苗圃》装订成册,三双手使劲地鼓起掌来,伴随着三张喜悦的笑脸。

星期一起个大早赶到学校,我们3个把《苗圃》悄悄地塞进了每位同学的课桌里,连班主任老师的办公桌上也放上了一本。看着同学们陆续进了教室,从他们惊讶而又欣喜的神态里,我们心里甜滋滋的。

触网变触气

◆ 邵德怀



本版插图 邹勤

你们的服务太不像话,在网站提供的平台上,我们将如实反映情况,并且给予你们一个差评。

太太说是说出去了,但事后懒得在平台上发表意见。不料,当太太无意间打开电脑,却发现对方竟已在平台上恶人先告状,说像我们这样的买家,无事生非,无理取闹,他见多了。太太气不过,于是花了时间把事实经过一一道出。她说,衣服质量如此之差,服务态度如此恶劣,相信不会唯我一人领教。曝光一下,以免继续害人。

我对网购这样的事,本来就无兴趣。两件事情发生后,就更无信任感。可是外甥女过去青睐网购,现在仍然称道网购。太太说,也许大多数网购商铺是好的,只有少数是害群之马,而这少数人又恰巧被我们撞见。她有点不服气,于是再次触网,希望有个好运气。

这回,她在一家商铺为我选中了一双休闲鞋。我一听就谢绝了。我说,网购了两次都没有买到合适的东东,如果商家心平气和,遇见矛盾商量着解决倒也算了。可是,两个店主实在倒人胃口。我不想再碰见这样的人了。再说,鞋子这个东东,一定要穿在脚上才知道合适与否。太太不听,径直把鞋买回来了。

《苗圃》往事

◆ 陈康瑜

没想到三天后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,从他温和又不失严肃的脸色中我预感着某种不祥。果然,他说了:“《苗圃》是你们搞的吧,文章虽然都不错,可是你们怎么能自说自话出刊物呢?这有点犯忌哪!”我赶紧抢白:“这是班委会大家一致决定的,团支部书记顾振亚、班长秦元弟都同意的,何况语文老师王焕贞也写了文章的。”他听了我的辩白后停顿了一会,忧心忡忡地说:“你们太年轻,现在讲你们也不会明白,你是班干部,听老师一句话,别再搞刊物,习作可以出墙报嘛!”说完他拍了下我的肩膀,不容我分辩,带我一起走出了他的办公室。我赶紧把班主任老师的话告诉了沈永年同学,两人面面相觑,真是沮丧极了。就这样,创刊号《苗圃》又成为终刊号。

30年后的第一次班友会上,我们好多同学又相遇了,大家诉说着沧桑岁月和各自的变化。很快,我们都情不

拿到鞋子,我就不喜欢。首先,很重,穿在脚上不能走远路。但这不能责怪卖家,因为他从没说过鞋子的轻重。但是第二点确是卖家的责任,鞋子的花型是对的,可是颜色与店铺展示的不一致;第三点也是卖家的责任,30年来,我穿的都是42码的鞋,可寄来的42码鞋尺寸偏小,我的脚虽然能进鞋子,但十分痛苦,无法走路。

我幸灾乐祸地把鞋放在太太的电脑旁,她再度忙碌起来。原来想换大一号的,把问题解决掉就行。可对方说他们的鞋就是这样的尺寸,责任在于我们定错了。退鞋也好,换鞋也好,运费他们均不承担。我有点糊涂,难道我30年来穿的鞋都买错尺码了?

问题再次出现,交涉再次出现困难。我们无奈再次选择网络平台,他们依然是强力干涉,解决了问题。

我们暂时离开了网购。但是我们明白,也许我们还会回到这个平台,这是时代决定的。只是回头想想,网购双方虽然背靠背不见面,遇事至少要认账吧。如果凡事都像这三家店铺,唯知自私地守着自己的那份蝇头小利,最终在网购世界只能沦落为下品。即使网络平台没把你驱逐出去,买家也会把你抛弃的。

自禁地回忆起那本《苗圃》来,当然,此时的我们,已经懂得当年班主任老师的良苦用心了。当我如数家珍讲出同学们处女作的题目时,他们都惊奇得目瞪口呆。我问有谁还保存着《苗圃》,他们都摇起了头。我告诉大家,我先后搬了三次家,丢弃了许多东西,然而我依然珍藏着一册《苗圃》。大家听罢都欢呼起来,我答应复印给大家,年逾半百的老同学们才平静下来。

清华中学70周年校庆后,我竟然与断讯50年的老同学沈永年相逢,真不敢想象,当年作为《苗圃》主编的他,现在已是华山医院内分泌学的教授了,还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。他竟然也提起《苗圃》那档子事来,当得知我还完好保存着孤本,他叮嘱我下次同学聚会一定要把《苗圃》原版带来,说他太怀念那段日子了。

《苗圃》育苗,竟也长成一棵大树,这是《苗圃》令人欣慰的一个收获。